



世界文化之旅丛书

非洲之旅

◆ 梦晨 主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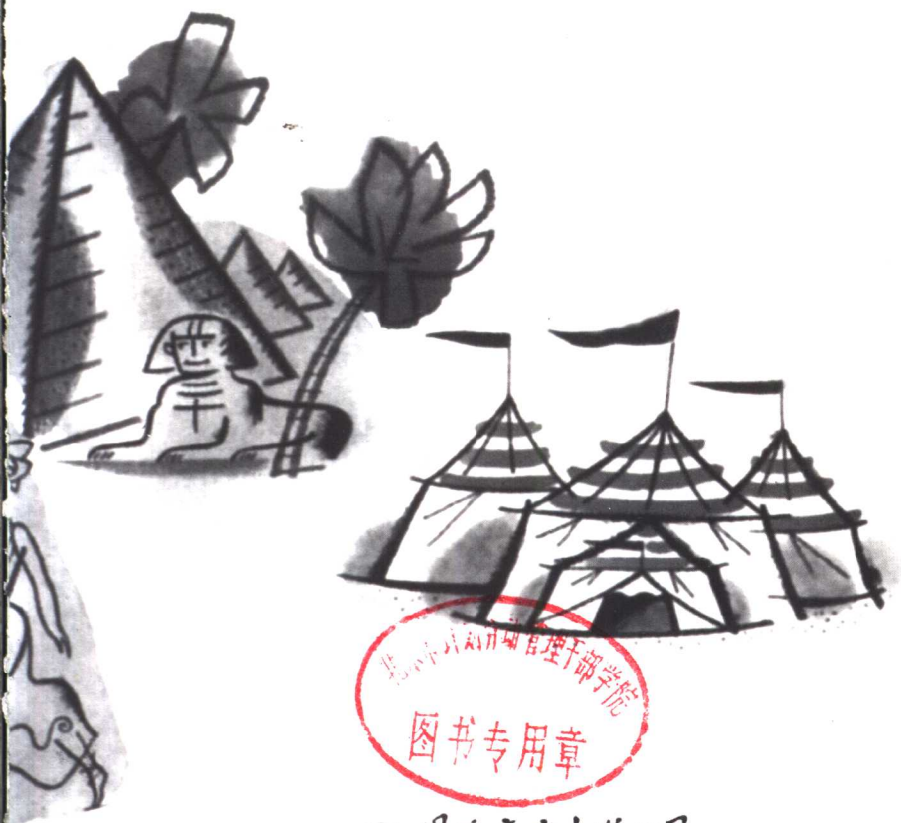
非洲之旅

梦晨 主编

北京计劳干院图书馆



L008408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洲之旅/梦晨主编.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9. 1
(世界文化之旅丛书)
ISBN 7-80105-699-X

I. 非… II. 梦… III.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4969 号

世界文化之旅丛书

非洲之旅

主 编 梦 晨

策划编辑 李正堂

责任编辑 李正堂

封面设计 孙 岩

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发行

印 刷 京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32 开

8.5 印张 21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3001—6000 册

书 号 ISBN 7-80105-699-X/K·97

定 价 14.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地址

北京安定门内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64010831 64010840

序

编完《世界文化之旅丛书》的最后一部时，窗外已是寒风凛冽。人们正准备观看凌晨二至四时的本世纪最后一次的流星雨……

好奇、探求未知是人的天性。人们总是睁大眼睛，注视着宇宙万物；竖起耳朵，谛听着各种声响；迈开双腿，游历着每一个角落的风光。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国门洞开，在外宾来到中国的同时，中国人也纷纷走向世界各地。参观、访问、工作、学习、探索、旅游、国外旖旎奇异的风光、独特的民族风情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便形成一批域外游记散见于国内外的出版物及报端。

为了弥补人们不能尽游世界各地的缺憾，同时也给人们增加些世界各国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编者辛勤采“花”，酿得甜“蜜”，献给广大的读者朋友。在作家的妙笔的“导游”下，您不妨作一次全球的畅游。

本丛书选编的文章，包括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既有名家手笔，也有不甚知名的作家、记者、外交官们的值得称道的佳作。他们均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切入，对所到国家的文化、历史、风土人情作了探究和描述。打开此书，我们即可在广

袤的地球上游历。这里，既有林立的摩天大厦，也有古文明的残垣断壁；既有大瀑布的绝响，也有小溪流的低吟浅唱；既有辉煌发达的生活画卷，也有血与泪书写的历史。但是不管怎样，崇尚真善美、追求自由与富强的世界各民族总是在前进的道路上孜孜以求，把文明的火炬代代传递。虽然也有战争与屠杀，也有残忍与兽性，但正义的旗帜总在高扬，历史总是向着光明前进。

人类文明要发展，就要相互借鉴、相互交流、相互竞争、相互促进。世界已“联网”，信息在“爆炸”。我们在向世界敞开大门的同时，也要更多地走向世界。

20 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大喜大悲的世纪，我们为今日的发达而自豪的时候，不要忘记历史进程中各民族的苦难史；人类及生存的环境为现代文明所付出的代价。本丛书在世纪末年出版，算是对 20 世纪作了一个“素描”，也算是送给 21 世纪的礼品吧。

最后，让我们珍爱这个星球，并祝愿她明天更美好。

李正堂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目 录

北 非

杨 朔	金字塔夜月.....	(1)
	阿拉伯沙漠里的玫瑰.....	(6)
闻 捷	伊特拉山上	(11)
穆 青	金字塔夕照	(21)
	沙漠中的玫瑰	(26)
金坚范	“当代埃及法老”与中国文化	(30)
冯骥才	永恒的敌人	
	——古埃及文化随想	(34)
	静止的辉煌	(39)
	纸莎草和最古老的纸画	(42)
高秋福	丹青缘	(46)
金 涛	失落的古希腊文明	(50)
	苏伊士运河纪行	(58)
肖 宪	开罗行	(65)
张文建	烈日之下的清凉国土	(70)

彭 龄 章 谊 他播下了理想的种子

——访穆赫塔尔博物馆 (74)

西 非

李硕儒 西非风情 (79)

穆 青 黑色的礁石 (84)

杨汝生 “泻湖明珠”——阿比让 (89)

今日酋长王国 (92)

奴隶堡感怀 (96)

邱秉钧 贝宁奥巴 (99)

赵效群 走进野生动物园 (103)

一个鲜为人知的民族

——豪萨族的生活习俗 (106)

中 非

高秋福 安哥拉诗魂 (117)

杨汝生 维龙加国家公园记趣 (123)

刘梦熊 赤道之国的动物奇闻 (127)

彩蝶缤纷 (132)

看不见叶子的树 (135)

非洲猎蟒记 (138)

张宗生 “小人国”纪行 (151)

东 非

穆 青 陷车记 (158)

杨汝生 山国情趣

——布隆迪见闻 (163)

高秋福 粗犷欢悦的恩戈玛 (169)

吴锡俊 远去黑非洲 (173)

刘梦熊 非洲珍禽——皇冠鸟 (180)

唐永兴 在非洲莽原看狮子 (184)

树顶旅馆见闻 (187)

内罗毕拾零 (190)

闻 坤 击鼓就餐肯尼亚 (195)

在塞舌尔玩乘象龟比赛 (198)

南 非**陈昌本 沙漠里的绿洲**

——纳米比亚纪行 (200)

穆 青 霹雳雨雾

——游维多利亚大瀑布 (230)

李春祯 南非“双城记” (238)

南部非洲的丛林人 (242)

津巴布韦纪游 (251)

韩采茸 埃托沙天然野生动物园 (257)

纳米布风光掠影 (261)

编后记 (264)

金 字 塔 夜 月

杨 朔

听埃及朋友说，金字塔的夜月，朦朦胧胧的，仿佛是富有幻想的梦境。我去，却不是为的寻梦，倒想亲自多摸摸这个民族的活生生的历史。

白天里，游客多，趣味也杂。有人喜欢骑上备着花鞍子的阿拉伯骆驼，绕着金字塔和人面狮身的司芬克斯大石像转一转；也有人愿意花费几个钱，看那矫健的埃及人能不出十分钟嗖嗖爬上爬下四百五十呎高的金字塔。这种种风光，热闹自然热闹，但总不及夜晚的金字塔来得迷人。

我去的那晚上，乍一到，未免不巧，黑沉沉的，竟不见月亮的消息。金字塔仿佛溶化了似的，溶到又深又浓的夜色里去，临到跟前才能看清轮廓。塔身全是一度多长的大石头垒起来的。顺着石头爬上几层，远远眺望着灯火点点的开罗夜市，不觉引起我一种茫茫的情思。白天我也曾来过，还钻进塔里，顺着一条石廊往上爬，直钻进半腰的塔心里去，那儿就是当年放埃及王“法老”石棺的所在。空棺犹存，却早已残缺不堪。今夜我攀上金字塔，细细抚摸那沾着古埃及人民汗渍的大石头，不能不从内心发出连连的惊叹。试想想，五千多年前，埃及人民究竟用什么鬼斧神工，创造出这样一座古今奇迹？我一时觉得：金字塔里藏的不

是什么“法老”的石棺，却是埃及人民无限惊人的智慧；金字塔也不是什么“法老”的陵墓，却是这个民族精神的化身。

晚风从沙漠深处吹来，微微有点凉。幸好金字塔前有座幽静的花园，露天摆着些干净座位，卖茶卖水。我约会几位同去的朋友进去叫了几杯土耳其热咖啡，喝着，一面谈心。灯影里，照见四外散立着好几尊石像。我凑到一尊跟前细瞅了瞅，古色古香的，猜想是古帝王的刻像，便抚着石像的肩膀笑问道：“你多大年纪啦？”

那位埃及朋友从一旁笑应道：“三千岁啦。”

我又抚摸着另一尊石像问：“你呢？”

埃及朋友说：“我还年轻，才一千岁。”

我笑起来：“好啊，你们这把年纪，好歹都可以算做埃及历史的见证人。”

埃及朋友说：“要论见证人，首先该推司芬克斯先生，五千年了，什么没经历过？”

旁边传来一阵放浪的笑声。这时我们才留意到在一所玻璃房子里坐着几个白种人，正围着桌子喝酒，张牙舞爪的，都有点醉意。

埃及朋友故意干咳两声，悄悄对我说：“都是些美国商人。”

我问道：“做什么买卖的？”

埃及朋友一瘪嘴说：“左右不过是贩卖原子弹的！”

于是我问道：“你们说原子弹能不能毁了金字塔？”

同游的日本朋友吃过原子弹的亏，应道：“怎么不能？一下子什么都完了。”

话刚说到这儿，有人喊：“月亮上来了。”

好大的一轮，颜色不红不黄的，可惜缺了点边儿，不知几时

从天边爬出来。我们就去踏月。

月亮一露面，满天的星星惊散了。远近几座金字塔都从夜色里透出来，背衬着暗蓝色的天空，显得又庄严，又平静。往远处一望那利比亚沙漠，笼着月色，雾茫茫的，好静啊，听不见一星半点动静，只有三两点夜火，隐隐约约闪着亮光。一恍惚，我觉得自己好像走进埃及远古的历史里去，眼前正是一片世纪前的荒漠。

而那个凝视着埃及历史的司芬克斯正卧在我的面前。月亮地里，这个一百八十多呎长的人面狮身大物件显得那么安静，又那么驯熟。都说，它脸上的表情特别神秘，永远是个猜不透的谜。天荒地老，它究竟藏着什么难言的心事呢？

背后忽然有人轻轻问：“你看什么啊？”

我一回头，发现有两个埃及人，不知几时来到我的身边。一个年纪很老了，拖着件花袍子；另一个又黑又胖，两只眼睛闪着绿火，紧端量我。一辨清我的眉目，黑胖子赶紧说：“是周恩来的人么？看吧，看吧。我们都是看守，怕晚间有人破坏。”

拖花袍子的老看守也接口轻轻说：“你别多心，是得防备有人破坏啊。这许许多多多年，司芬克斯受的磨难，比什么人不深？你不见它的鼻子么？受伤了。当年拿破仑的军队侵占埃及后，说司芬克斯的脸神是有意向他们挑战，就开了枪。再后来，也常有外国游客，从它身上砸点石头带走，说是可以有好运道。你不知道，司芬克斯还会哭呢。是我父亲告诉我的。也是个有月亮的晚上，我父亲从市上回来得晚，忽然发现司芬克斯的眼睛发亮，就近一瞧，原来含着泪呢。也有人说含的是露水。管他呢。反正司芬克斯要是有心，看见埃及人受的苦楚这样深，也应该落泪的。”

我就问：“你父亲也是看守么？”

老看守说：“从我祖父起，就守卫着这物件，前后有一百二十年了。”

“你儿子还要守卫下去吧？”

老看守转过脸去，迎着月光，眼睛好像有点发亮，接着咽口唾沫说：“我儿子不再守卫这个，他守卫祖国去了。”

旁边一个高坡上影影绰绰走下一群黑影来，又笑又唱。老看守说：“我看看去”，便走了。

黑胖子对着我的耳朵悄悄说：“别再问他这个。他儿子已经在塞得港的战斗里牺牲了，他也知道，可是从来不肯说儿子死了，只当儿子还活着……”

黑胖子话没说完，一下子停住，又咳嗽一声，提醒我老看守已经回来。

老看守嘟嘟囔囔说：“不用弄神弄鬼的，你当我猜不到你讲什么？”又望着我说：“古时候，埃及人最相信未来，认为人死后，才是生命的开始，所以有的棺材上画着眼睛，可以从棺材里望着世界。于今谁都不会相信这个。不过有一种人，死得有价值，死后人都记着他，他的死倒是真生。”

高坡上下来的那群黑影摇摇晃晃的，要往司芬克斯跟前凑。老看守含着怒气说：“这伙美国醉鬼！看着他们，别教他们破坏什么。”黑胖子便应声走过去。

我想起什么，故意问道：“你说原子弹能不能破坏埃及的历史？”

老看守瞪了我一眼，接着笑笑说：“什么？还有东西能破坏历史么？”

我便对日本朋友笑着说：“对了。原子弹毁不了埃及的历史，就永远也毁不了金字塔。”

老看守也不理会这些，指着司芬克斯对我说：“想看，再细看看吧。一整块大石头刻出来的，了不起呀。”

我便问道：“都说司芬克斯的脸上含着个谜语，到底是什么谜语呢？”

老看守却像没听见，紧自比手划脚说：“你再看，他面向东方，五千年了，天天期待着日出。”

这几句话好像一把帘钩，轻轻挂起遮在我眼前的帘幕。我再望望司芬克斯，那脸上的神情实在一点都不神秘，只是在殷切地期待着什么。它期待的正是东方的日出，这日出是已经照到埃及的历史上了。

阿拉伯沙漠里的玫瑰

杨 朔

自从脚踏上埃及的国土，我时常记起唐朝诗人李益的绝句：

回乐峰前沙似雪
受降城下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
一夜征人尽望乡

是什么东西触动我想起这首诗的境界？作怪的总是沙。不信请看，那大片大片的沙漠地带，月色一映，白茫茫的，直是那满地霜雪。也有时，天边日落，你远远会望见一群羊，几只骆驼，散放在夕阳影里。牧羊的埃及人头上披着白巾，身上穿着宽大的白袍，对着晚风，呜呜咽咽吹着一种双管的芦管，那凄楚的声调，听了，不由你不怀念起远在千万里外的亲人。

不过沙漠还有神奇的另一面。有一回，我从地中海岸上的亚历山大港坐着车往开罗去，半路打开窗，一阵凉风扑到脸上：奇怪，好香啊。接着就看见前面路边上有两三个小姑娘，捧着大把的花，黄的、紫的、粉的，叫都叫不上名，拦着车叫卖。我望望车外，满眼都是荒沙，难得看见点绿颜色，从哪儿来的花呢？

是不是沙漠深处还藏着什么秘密，这是值得探一探的。

我就去探过一次。从开罗往西北走，一直走进西沙漠去。乍离开人烟繁华的都市，更感到沙漠的荒凉。有时候会发现几丛沙草，说灰不灰，说绿不绿的，模样儿挺憔悴。生物还是有的。有兔子，还有一种十分灵巧的小鸟，颜色像沙，跑得飞快，只是不知道它能从沙漠里搜寻到什么吃的。

渐渐地，沙漠变得有点异样：四处显出斑斑点点的绿色，路两旁还栽着两溜树秧子，两三尺高，据说枝叶熬成药水，蚊子最怕，我们就叫它蚊子树。这当儿，车子在拐弯，迎面出现一块大木牌子，是蓝色，上面从右到左横写着阿拉伯文字：“沙漠中的天堂”。

进了“天堂”，四周围的绿色更浓，生机也更旺了。忽然间，眼前出现一个新奇的地方：有干净明亮的房屋，清澈的水池，丝绒一样的草地，还有盛开着洋海棠的花圃。

原来我已经来到埃及有名的“解放省”，这是“首府”。公共关系部的经理把客人迎进他的办公室去。这个人叫罗持德，三十岁左右，上唇留着怪俏皮的小胡子，说起话来也挺俏皮。大概从亚洲来的客人叫他格外高兴，他像冷似的，对搓着双手说：“怎么样，朋友，还喜欢沙漠么？”

我说：“这种沙漠我倒喜欢。”

罗持德笑起来说：“要知道，朋友，这种沙漠是从野蛮的敌人手里夺来的呀。”就指给我看桌上陈列的一块兽骨化石，接着又说：“这是古代的猛犸，从这一带掘出来的，千万年前，该是沙漠王了。你如果在三年以前来到这里，你能看见的也无非是骆驼蹄子印，而今天……”

在沙漠里称王的却是人了。说起来历史还短得很，不过是1954年6月起，因为埃及的沙漠太多，人丁兴旺，才对沙漠发动

境由心造

了攻势。罗持德一开始就参加到这支征服沙漠的大军里来。他本来是律师，生活富裕，却宁愿来跟风沙烈日就伴。

罗持德笑着说：“我爱沙漠，爱得要发疯啊！离开她，我一天也活不下去。”

我笑着说：“你这话，可别让你妻子听见，她要吃醋的。”

罗持德把小胡子一撇说：“她还吃醋？我不吃她的醋就是好的。告诉你实话吧，从来那天，我就跟沙漠结婚了，把整个肉体 and 灵魂都交给她，谁知她后来竟又跟尼罗河结了婚。”说着，自己也笑起来，又道：“我们往常总是说尼罗河是埃及的恩人，给我们鱼、米、野鹅……谁也料想不到，一旦沙漠跟尼罗河结了婚，沙漠会给我们生育出什么东西来。”

罗持德就领我去看沙漠的生产。这一带的方位大约在开罗到亚历山大港的半路上，东边靠着尼罗河三角洲。一条叫“解放运河”的大水从尼罗河引进干旱的沙漠，于是沙漠便怀胎受孕，开始繁殖起来。

看啊！那春麦，那蚕豆，那蓝靛，……一大片一大片的，叫白沙一村，绿得更加动人。那芒果，那橘子，那橙子，林林总总的，尽管还不到开花结果的年纪，却已经让人想象到那累累满树的金色的果实。还有那金盆一样的向日葵，枝叶像笼着碧纱一样的树木，以及各色各样叫不上名儿的植物。我看了不觉在心里嘲笑自己说：“你还总以为沙漠是不毛之地呢。”

我想的还要多。我们不是有两句巧语儿么：“骆驼钻不过针眼去，沙漠上盖不起高楼大厦来。”人家就在沙漠上盖起楼来。不信请看那水泥管厂、缝纫厂、橡胶厂，还有发电厂、冰厂、罐头厂、拖拉机站……盖好的，没盖好的，远近都是。

罗持德告诉我说，这里已经建造起几个崭新的村庄，将来要

发展到几百个，而那些工业区，就是明天的城市。

人呢，从四面八方涌来，都是年轻力壮的，抱着一个热烈的愿望。举富爱德为例吧。她对我说：“我从大学毕业后，本来在开罗一家幼儿园做事。我丈夫是个医生。我们不喜欢留在开罗，情愿到这儿来。我们在这儿很幸福。因为我们懂得自己是在为未来贡献力量。”

富爱德是个很精明的妇女，穿着白毛衫，灰裙子，眉目间透着严肃，又透着温柔。是她领着我参观一个新建的村庄。我问她道：“你能看见你说的那个未来么？”富爱德淡淡一笑，没说什么。这时正是中午，许多人聚集在村子当中一座清真寺里，有坐的，有跪的，一面唱着可兰经，一面朝着东方礼拜。

富爱德悄悄说：“他们正祈祷和平呢。”便领我走进一间展览室，里边摆着“解放省”各种成就的图片。她的眼睛含着梦一样的神情，望着迎面墙上贴的一幅画儿说：“你看得见么？这就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未来。”

画儿上画着一个农民，从破烂的小土屋走出来，举起两手望着天空。天上是一片云雾，云端里现出一位天使，身上披着黄、蓝、绿三色的轻纱，飘飘缈缈的，神态很美。

富爱德指着画说：“这是理想，又是现实。15年后你再来，你会看见我们的农民走出贫困，迈进沙漠中的天堂：黄的是沙，蓝的是水，绿的是一望无边的田地——有多美呀。”

而且埃及人懂得该怎样创造美。就当我在沙漠里四处参观的时候，我忽然闻到一阵花香，又浓又甜。我跳下车，不觉惊得叫起来。请想想，就在荒沙窝里，竟而出现一片绝色的玫瑰，岂不是奇迹！花色也多，有白的，有红的，有粉的，有紫的，鲜艳极了。花朵又大，盛开的，半开的，千朵万朵，把花枝都压得弯下腰去。